

尘封的往事  
剧烈的伤痛

overseas  
student  
留学生

就像被激活的  
马里亚纳海沟  
的海底火山

逢鸿星 著

隐约着轰鸣着从  
顾明达内心深处  
喷涌而出……



作家出版社

overseas  
student  
留学生

逢鸿星 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留学生 / 逢鸿星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063-7184-1

I. ①留… II. ①逢…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75744号

## 留学生

---

作 者: 逢鸿星

责任编辑: 翟婧婧

装帧设计: 孙惟静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qia@zuoqia.net.cn](mailto:zuoqia@zuoqia.net.cn)

<http://www.haozuoq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270千

印 张: 18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184-1

定 价: 29.00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你创造了自己的世界！  
——献给为梦想而奋斗的朋友们！

# 目 录

第一章	尘封往事	001
第二章	窥视	008
第三章	青春记忆	016
第四章	室友	026
第五章	抵达莫斯科	032
第六章	车站惊魂	039
第七章	世界是你们的	045
第八章	袭击者	051
第九章	我的大学	056
第十章	高加索俘虏	063
第十一章	亚历山大教授	071
第十二章	卡布拉街 175 号	079
第十三章	莫斯科的晚霞	084
第十四章	疑雾重重	092
第十五章	变脸	097
第十六章	麻雀山	104
第十七章	鱼和熊掌	113
第十八章	跟踪	119
第十九章	神秘的东方列车	124
第二十章	泄密电话	129
第二十一章	火热的青春	137

第二十二章	明修栈道	144
第二十三章	攻关	150
第二十四章	身陷囹圄	156
第二十五章	重逢	161
第二十六章	度日如年	169
第二十七章	山雨欲来	176
第二十八章	箭在弦上	184
第二十九章	相煎何急	189
第三十章	屏蔽器	197
第三十一章	专案组	204
第三十二章	狭路相逢	207
第三十三章	用心良苦	213
第三十四章	伏尔加轿车	220
第三十五章	《西风颂》	226
第三十六章	暴露	233
第三十七章	神秘的女人	238
第三十八章	复仇	245
第三十九章	花好月圆	253
第四十章	大爱无疆	260
尾 声		267

## 第一章 尘封往事

滨江的秋天，天似乎比往常高了许多，几大朵白云高高地挂在湛蓝的天空中，懒散地飘移着。一行大雁，在头雁的带领下，呈人字形由北向南方迁徙。滨江河水和往常一样缓缓地流淌着，只是水更清更绿些，不时有几片枯萎发黄的树叶散落到河面上，随波而下，很快在视野里消失。一只叫“花大姐”的甲壳虫，掉在水面上，挣扎了几下，就被涌动的旋涡卷入水底不见了踪影。

南飞的大雁、蓝天、白云、碧绿色的河水、随风而来的口琴声……还有那只沉入水底的甲壳虫。眼前的这一切，看似与顾明达没有一丝联系，又似乎有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

自从昨晚接到儿子顾思远从莫斯科打来的电话后，顾明达一夜没合眼。天刚刚放亮，他就一个人跑到滨江河畔那块废弃的水泥墩子上，没吃没喝，足足坐了一整天，儿子的电话揭开了顾明达尘封已久的往事。

顾明达此时的心情，用喜忧参半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喜的是在莫斯科留学四年的儿子，马上就要毕业回国，他们父子可以团聚了。四年来，他无时无刻不惦念着儿子，梦里无数次梦见自己接送儿子上学，梦见儿子给他洗脚，梦见在河边父子共骑一辆脚踏车，梦见四年前在机场送儿子出国留学时的场景……忧的是儿子在电话里说，他爱上了一个俄罗斯姑娘，近期要带这个俄罗斯姑娘回国结婚。

儿子顾思远临出国时，顾明达千叮咛万嘱咐，不许他与俄罗斯女孩谈恋爱。如今可好，儿子违背了出国时对他的承诺，不仅爱上个俄罗斯女孩，还要带这个俄罗斯女孩回国结婚。他越担心的事情，越怕的事情却偏偏发生了，

这可愁坏了顾明达这个当爹的。

顾明达在喜忧之间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是对未来的预测，是所谓的第六感觉——他觉得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一天的冥思苦想，他仍没有找到答案。

以前接到儿子从国外打来的电话，心里装满的是开心和快乐；昨晚的这个电话，只是了却了他内心的牵挂，丝毫没有给他带来像往日一样的快乐感。他不由得为儿子担心起来，一种莫名的恐惧在心底慢慢滋生。

毒辣的阳光炙烤着大地，水泥墩子被烤得有些发烫。汗水从顾明达那花白的头发里不断渗出，顺着脖子往下淌。顾明达的后背已经洇湿了好大一片，他一点儿也没有察觉到，或许是没有心情理会。

清风从河面吹来，顾明达感到有些凉意，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此时的他清醒了许多。

提到俄罗斯姑娘，顾明达的心阵阵刺痛，就像一块陈旧的伤痕，在阴雨天又一次发作了一样。

尘封的往事，剧烈的伤痛，就像被激活的马里亚纳海沟深处的火山，隐约地轰鸣着从顾明达的内心深处喷涌而出，记忆的大门再次被这汹涌的洪水撞开……

时光回溯到 1938 年隆冬，太阳像被一块巨大黑布遮住了，迟迟不能跳跃出地平线，人们翘首期盼着光明的到来。

就在一个特别寒冷的凌晨，顾明达降生在哈尔滨城里一座东正教堂后院一间低矮的平房里。教堂里一位叫亚索的传教士为他接的生，也许这就是命吧，从此他便与俄罗斯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顾明达的父亲早些年就在俄国人掌管的铁路里当差，伪满洲国成立后，整个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由于顾明达父亲懂俄文，为躲避日本鬼子的残害，他带着妻子逃到了俄罗斯人开设的东正教堂里，一边教书一边为教堂做些杂役。顾明达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生的。

顾明达五岁半那年，漫长的黑夜总算熬了过去。苏联红军从西、北、东三面挺进东北，哈尔滨解放了。顾明达父母亲由于会讲俄语吃香得很，父亲给苏联红军当翻译忙得不可开交，母亲也领着刚刚会走的顾明达帮着红军接



收敌伪财产，顾明达的俄语教育从他出生那一刻起就开始啦。

1946年4月，苏联红军全面撤出哈尔滨后，顾明达的父亲就留在陈云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工作。之后，他又随部队转战于北满、南满战场，最后在1948年7月的一场战斗中，不幸被国民党逃兵的子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了。

父亲牺牲时，顾明达的母亲带着他和刚一岁的弟弟，随军来到了提前解放了的滨江市，后来组织上就把他母亲安排在了滨江师范学校里任俄文教员。受过俄国东正教会的教育，经历过伪满洲国时期的磨难，挨过苏联红军在哈尔滨的三百多个日日夜夜，又随丈夫加入东北民主联军转战南满、北满，战四平、困长春的母亲，终于迎来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成立后，顾明达家和其他革命烈士家庭一样，门上挂着“革命烈士之家”的牌子，享受着烈士家属的殊荣。

顾明达的母亲有着很高的政治判别水准，对未来有着自己的预期。她从1949年10月3日当天的广播里听到，苏联成为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就预感到让孩子学好俄语将来一定会派上大用场。从那时起，顾明达母亲每天都教他和刚牙牙学语的弟弟学习俄语，一家三口人在家里都是用俄语对话。不管是饿了渴了，还是困了，甚至上卫生间都必须讲俄语才可以。母亲每天都给小哥儿俩读俄文版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契诃夫等名家名著和他们那圣经般脍炙人口的诗歌。

十七岁时，顾明达就在母亲的帮助下读完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复活》，读完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前夜》《僻静的庄园》《猎人笔记》，读完了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和长篇小说《母亲》等几十位作家的逾百部作品，几乎读遍了能读到的所有俄国和苏联作家的作品。

为了让小哥儿俩更了解苏联的历史，母亲还时常给他和弟弟弹奏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曲，还带他们到师范学校去看苏联著名油画大师列宾的作品……顾明达那时的俄语水平，就已经达到了大学二年级的水平。小哥儿俩学会和掌握了俄语，也了解了苏联这个伟大的国度，苏联这片红红的热土已经成为他们心中向往的圣地。对于顾家小哥儿俩来说，掌握了俄语，的确派上了用场，同时也改变了他们的整个人生命运。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急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从1948年9月向苏联派遣第一批留学生开始，到1962年的十余年间，国家向苏联和欧洲国家先后派送留学生和技术人员就多达几万人。特别是苏联援建中国的一百多项重点项目全面上马开工之际，各地更是急需各种专业人才，尤其是懂俄文的专业人才。

全国上下都在精选优秀学员，陆续派往苏联以及欧洲一些国家学习。由于顾明达当时的俄语水平已经达到大学水平，又出身于革命烈士家庭，无论是政审还是其他条件都是很符合的。有人说是千里挑一，还有人说是万里挑一。总之，经过层层推荐、选拔和严格政审，在免除一年国内预科学习俄文后，顾明达被直接选派到苏联化工学院学习。

1957年9月，刚满19岁的顾明达兴高采烈地穿着政府刚刚统一配发的中山装，背着行囊，在滨江火车站洒泪告别了母亲和弟弟，踌躇满志地踏上了去苏联求学的征程。那个年代，能被国家选派到国外学习，特别是能去苏联留学深造，是莫大的荣耀。人们都抱以羡慕的目光，就连列车长和乘务员看见有留学生乘坐他们这趟列车，都大老远地跑过来帮着提行李。

那时东北的留苏学生大部分都集中到哈尔滨，再由哈尔滨乘专列经满洲里出国。顾明达没有和其他留学生一样，到哈尔滨去集中，而是和一个俄文水平也非常好的女学生被特招到北京集合。出发的那天，心急的顾明达刚刚吃过午饭就待不住了，一直嚷嚷着要去火车站等着。滨江发往北京的火车是晚上六点的，不到四点，顾明达就在母亲和弟弟的陪同下早早来到了车站。

当年的滨江火车站十分简陋，仅有一栋刚刚用白灰水粉刷过的平房，这还是日本人留下的。平房的前面是一个不大的广场，后面便是乘车的站台，两排崭新的木板栅栏将站台与广场隔开，偶尔有火车从车站经过。几个候车的旅客躲在大树底下乘凉，两个穿着铁路制服的调度员，正拿着信号灯和指挥旗指挥着火车编组。火车头喷着烟雾，呼哧呼哧地在铁轨上来回地拖拽着车厢。

顾明达把行李、背包、洗脸盆依次挂在栅栏上，娘儿仨站在车站门前的广场上兴高采烈地话别。暖融融的阳光洒在他们身上，幸福和欢乐在他们脸上荡漾着。

身穿笔挺中山装的顾明达格外抢眼，人们一看年龄就知道他是一位将要远行的留学生，往来的行人投以羡慕的目光，夸赞的话语不时随风飘来。一家人沉浸在无比喜悦和幸福之中，丝毫没有即将分别几年不能相见那种依依不舍的感觉。即使有，也被喜悦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所冲淡。

五点刚过，滨江市负责留学生工作的任老师带着一个女生向顾明达他们走来。见任老师手里提着行李，顾明达赶紧跑上前去，从任老师手中接过行李，挂在栅栏上。

任老师笑呵呵地问道：“顾明达同学，东西都准备好了吗？可别落下啊！”

“任老师放心，都准备好了。”顾明达挺了挺胸回答道。

任老师又指了指身边的那位女同学说道：“顾明达同学，这位是与你一起去北京集合的兰虹同学，你们要互相照顾，路上注意安全，北京留学生预备部已安排专人到车站接你们了。”

其实，顾明达老远就注意到任老师身边跟着的女孩了，只是一直没好意思仔细看。任老师这么一介绍，他微微地瞄了一眼那女孩。女孩一米六五左右的个子，身着海蓝色大翻领双排扣子的学生服，俨然一个飒爽英姿的女兵；一对用红色毛线打成的蝴蝶结扎在乌黑发亮的大辫子下端，走起路来，上下游动，宛如一对蝴蝶在风中飞舞；额前刘海儿下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扑闪扑闪地眨着，清澈如泉的眼神流露出质朴与纯真的天性；颧笑间，两个惹人心醉的酒窝令人浮想联翩；那银铃般的欢笑声从唇齿间倾泻而出，好像圣山之中清澈悦耳的山泉……

“您好！顾明达同学，我叫兰虹，兰花的兰，彩虹的虹，很高兴能与您一道去北京集合。”

还没等顾明达端详仔细，女孩便一面开朗大方地自我介绍着，一面主动伸过手来。

刚回过神来的顾明达，脸色红到了脖子根，一直低垂着头，两只手不知所措地捏扯着衣角。小弟顾明军在一旁着了急，他一把抓起哥哥的手直接送到女孩伸过来的手里。这是顾明达有生以来第一次与女孩子握手，有一种麻麻的像触电一样的感觉，瞬间袭遍了他的全身。

小弟顾明军的举动把在场的几个人都逗乐了，爽朗的笑声在金秋的滨江大地上欢快地回荡着。

火车终于进了站，任老师直接将他们两个人交给了列车长，随后又叮嘱了他们几句。顾明达和兰虹与任老师一一握手道别后，便登上了列车。火车徐徐开动，顾明达将半个身子探出窗外使劲挥动着手臂与母亲和弟弟告别，直到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他才坐回到座位上。

五十年代的火车，是名副其实以燃烧煤炭为动力的火车。那个年代，带有卧铺的火车很少，绝大部分列车都是硬板座，连软席座位都很少。所谓的软席座位，就是在原有硬木板座椅上包上一层深绿色的皮革而已，比光秃秃的硬板座好看，显得也高档些，但坐着还是硬邦邦的。那时，坐过火车的人不是很多，坐过火车软席的人就更少了。

列车长特意在软席车厢靠窗的位置给顾明达和兰虹调换了两个对面座位，列车员告诉他们，这座位是给两位要进京开会的十二级干部预留的，那两个人临时没来，列车长就特调给了他们，而且还不需要他们再补钱。

两个热血沸腾的青年感受着留学生的荣耀，享受着十二级干部的待遇。他们激动得一夜没合眼，初识的尴尬和腼腆早已抛到了脑后，他们畅谈理想，谈学业，谈人生，谈未来，谈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情厚谊，谈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憧憬和热爱，谈对莫斯科留学生活的向往……

第二天上午，列车在欢快的汽笛声中徐徐地驶进了首都北京。顾明达让兰虹走在自己的前面，他左手提着自己的行李，右手提着兰虹的行李，两个人随着人流走出了火车站。

两个人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第一次来到期盼已久的祖国首都北京，两个人的心“突突”地跳着，好像马上就要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似的。

出了火车站，他们在出站口等了好半天，也没见到接他们的人。顾明达有些发蒙，急得满头是汗，在人群里四处寻找着。兰虹倒是很冷静，在一旁不停地安慰着他，两个人一直不敢离开出站口。他们在焦急中度过了漫长的一个多小时，快中午时，才见到一个手拿接站牌的学生匆匆地赶来接他们。

那学生查看完他们二人的介绍信后，自我介绍说他叫杜胜利，是留学生预备部派来接他们的，他本人也是这批赴苏联的留学生，来自滨江省城。

杜胜利解释说，由于大家都在忙着接待前来参加国庆典礼活动的各省以及苏联等几个国家青年代表，所以来迟了，一路上他不停地道歉。听说要参

加国庆典礼活动，顾明达和兰虹欣喜若狂地跟着杜胜利直奔留学生接待处。

接待前来参加国庆活动的留学生临时接待站，设在王府井附近的一处四合院内。这座明清时期留下的四合院，分为前、中、后三个院落，前院供留学生预备部做临时接待办公用，中间院落是食堂和后勤部门，最里面院落供来自国内外留学生住宿使用。

顾明达和兰虹将填好的表格连同介绍信一起交给了接待处负责老师，负责老师认真审核确认后，告诉他们这次特招他们到北京集合有两项工作：一、作为留学生代表与来自苏联等几个国家的学生代表一起参加国庆晚会，晚上中国留学生将与苏联学生共同表演文艺节目，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嘉宾要亲临现场观看；二、国庆典礼结束后陪同苏联学生乘留学生专列返回莫斯科，一路上要负责照顾好这些苏联学生。

最后，负责老师还说他们二人能被推选来北京参加国庆典礼既是他们自己的光荣，也是全体留学生的骄傲，希望他们与其他留学生一道圆满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光荣任务。顾明达和兰虹激动得举起右手向负责老师宣誓：保证完成任务！

## 第二章 窥视

连日来，顾思远总感到背后有两只眼睛在窥视着他，搞得他有些神经质，不自觉地总回头张望，看过后什么也没有发现，这种怪怪的感觉一直持续到今天。

也许大家会认为顾思远这个人很敏感，神经质。其实，他这个人既呆笨又有些木讷。从小学到大学，了解他的同学都这么评价，就连他自己也觉得这评价有几分道理。

同学聚在一起海侃，天南地北，头头是道，他却不成。就算让他照着稿子读，他也总是表情呆讷，结结巴巴的，像一只目光灰暗的老企鹅。班级里的同学大部分都很机灵，对老师讲的知识不仅谙熟于胸，还能举一反三。

从国内到莫斯科来留学，转眼四年过去了。顾思远除了整天泡在图书馆里读书，就是扎在实验室里研究远程发射、远程接收。还有就是每周都要去学校工厂，研究制作航模飞机。课余休息的时间，他也没闲着。顾思远除了酷爱航模外，特别喜欢自行车运动。他骑着自行车到处观光，几乎走遍了整个莫斯科城的大街小巷，对这座城市的熟悉和了解，绝不比一名专职的出租车司机逊色。尽管顾思远学的是电子学专业，主要内容就是学习计算机编程和远程控制，但来莫斯科学习航模飞机的制造和参加航模运动是他的主要目的之一，至于骑自行车观光，那纯属于闲暇无聊消磨时光的最好选择。

顾思远的电子学老师叫鲍里斯·谢夫盖耶维奇·叶列梅耶夫，主要教授计算机编程学，相当于中国的班主任老师。刚入学那阵子，绝大多数中国来的留学生对俄罗斯人一长溜的名字都头痛，总是记不住，没办法，班级上的

同学只好像背经书一样，捂着耳朵卷着舌头硬背，才能记住鲍里斯老师的名字。

鲍里斯老师是个十分和善的小老头儿，矮矮胖胖的，宽脸，清秀的眉毛下深陷一双鹰一般光亮的灰色眼睛，鼻子高挺且略呈钩状，宽大的嘴厚厚的嘴唇。光顶秃头，稀疏的头发从额头向后呈U状，除眼角增添了些许鱼尾纹外，他皮肤光滑，满面红光。一套半新不旧的西装紧紧地裹在身上，走起来稳健有力，儒雅之中隐隐带着一丝不易让人察觉的杀气。

鲍里斯老师平时总是将笑容堆在脸上，他对学生，特别是对顾思远他们这些外国留学生更是慈爱，像父亲一般。每逢周末，鲍里斯老师便将顾思远和班级另外几个外国留学生叫到他家，做上一桌子他家乡的饭菜请大家吃。

老师的家就在伏尔加航天工程学院的教授别墅区里，独门独院，十分僻静。院子的四周长满了高大浓密的白桦林，笔直的树干，婆娑起舞的枝叶，增添了院落的幽静。白桦林中一条石板小路弯弯曲曲地穿过树林直达老师的家。他们每次去他家时，大多都是在周末的傍晚时分，整个院子总被帷幕般的梧桐树和白桦树影子笼罩着，显得有几分幽暗。夜幕袭来，暮色像黑汁一样淌过整个院子，旋即又如薄雾轻烟般缓缓溢开，向四处滋生。泥土总是潮潮的，湿湿的，散发出一种说不清的气息，这气息再与桦树汁液的清香和蒿草的芬芳混合在一起，便勾兑出一股熟透果子的味道，令造访者留恋驻足。

鲍里斯老师家的别墅像其他俄罗斯人的家一样，系木质结构。有人说它建于四十年代，也有人说它是五十年代后期建的，不过看上去确实有些老旧了，门窗上的油漆早已剥落，墙面斑斑驳驳的，靠近地面的地方生长着黑绿的青苔，一棵野杂树顽强地扎根在屋脊的板缝里，在昏黑的暮色里随风摇晃着。

屋内的陈设布置得挺和谐，既简洁干净，又给人以舒适感，与主人的身份很协调。这些都要得益于鲍里斯老师新近雇用的那个佣人，她叫安娜，四十几岁的样子，整个名字也是很长一串，全部喊出来如同唱一首歌，学生们都记不住，也懒得记。

安娜身材魁梧高大，长相一般，稀疏的黄头发，看上去像一堆枯干的蒿草。白色的皮肤上布满了红红的小血点，乍看上去以为是患了皮肤过敏症。她手臂上长满了细细的黄汗毛，臀部健硕肥大，一件不大合身的黑色套裙像

块围布挂在腰间，脚上套着一双样子粗笨的红色靴子。但她做起家务来既勤快手脚又麻利。她平时话语不多，眼里特别有活，对来家里做客的学生们总是客客气气的。从她的言谈举止中，学生们不难看出，她是把学生们当成她自己的孩子。

鲍里斯老师原先在高加索有一个美满的家，有妻子和三个孩子。据说，他的亲人前些年在连绵不息的战火中死了，仅他一人幸存。为逃避战火，他孤身来到了莫斯科，应聘到伏尔加航天工程学院教授计算机编程学。

顾思远到莫斯科留学的第一天，鲍里斯就任他们这个班的指导老师。无论在家里还是课堂上，鲍里斯老师很少对学生们谈及政治。特别是那些有关战争的敏感话题，即便是偶尔提及，立场也总是站在俄罗斯政府这方。直到很久以后，顾思远才听同学们说，鲍里斯老师的家人是被恐怖分子的炸弹炸死的。鲍里斯老师一家的悲惨遭遇，让顾思远和同学们十分同情，并对恐怖分子产生了无比的痛恨。

痛恨归痛恨，同情归同情，顾思远心想，这打起仗来子弹可不长眼睛，弄到身上钻几个窟窿可不是闹着玩的。真要是那样，遭人耻笑不说，弄不好还惹上国际官司，顾思远从不干那些划不来的事情。治安局势不好时，他很少出门，就连学校广场上的毕业集会，节日里街道上的彩车大游行这样轰轰烈烈的活动，他也不敢去凑热闹，唯恐碰上那些不要命的恐怖分子，在人群里暗放炸弹。更担心那些身上捆绑着烈性炸药的人，寻找人群集聚的地方同归于尽。万一碰上，稀里糊涂地就去见了马克思，那就不划算了。班级里的同学经常调侃他是胆小鬼，恐怖片看多了，整天设想一些恐怖场景吓自己，甚至有些杞人忧天，恐惧、担心得一点儿道理没有。每当这个时候，顾思远只是斜着眼看着同学们，不争辩也不生气。他心想随你们说什么吧，反正不久就要毕业了，参加完毕业典礼立马就回中国去，一回到中国就安全了。

一想到不久就要回到阔别四年的中国东北老家，能吃到香喷喷的红烧肉炖薯粉，鲜嫩无比的滨江湖糖醋鲤鱼，地道正宗的满族乌拉炭火锅，他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在这个时候，要格外注意安全，不可节外生枝。

叶夫根尼·罗蒙诺吉卡·米基尔是顾思远他们班的远程控制学导师，也是研究生导师，莫斯科本地人，出生在俄罗斯三大著名航模专家之一的科学世家，在世界航模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顾思远之所以不顾父亲的强烈阻挠选择来莫斯科留学，基于两个因素，其一是俄罗斯的航空航模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他酷爱航模运动，拜叶夫根尼为导师是他的梦想，能成为叶夫根尼的学生是许多航模爱好者的荣誉。其二他想了解这个既让父亲思念牵挂，又给父亲留下无尽烦恼的国度，探秘四十年前父亲还有兰妈在苏联留学时的故事。不过，这个原因他对谁也没有说起过。高中毕业那年，为了实现自己的航模梦想，顾思远不顾父亲的强烈阻挠，放弃了考取中国航天科技大学，放弃了去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学习的机会，执意一个人跑到伏尔加航天工程学院来留学。

为了能来俄罗斯留学，顾思远还答应了父亲两个条件：一是坚决不许与俄罗斯姑娘谈恋爱，更不会娶俄罗斯姑娘为妻；二是四年大学毕业后，不在俄罗斯继续读研究生或工作，马上回国。

在得到儿子明确的承诺后，又看在兰妈的面子上，父亲才勉强做出了让步。不过，自从来到莫斯科做了叶夫根尼的学生，顾思远更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极其正确的，他没有丝毫的后悔，两位恩师教会他很多知识。

四年的大学生活很快就要过去了，顾思远潜心钻研了计算机语言、编程和远程控制学。由于他学习勤奋刻苦，叶夫根尼导师对他十分器重和厚爱，把他当助手培养。入学半年后，叶夫根尼导师就破格让顾思远进入他领导的航天遥控科技课题组。

在课题组里，顾思远接触到了航天领域的最新知识和科技。诸如，红外线遥控技术、射频遥控技术和远程电子干扰技术等。在导师的指导下，他参与了航海模型、航天模型和汽车模型的研发与设计，并取得了一定成绩。

临毕业时，叶夫根尼导师代表学院挽留顾思远做他的研究生。与父亲有约的顾思远一心想回国，准备回国后继续做他的航模研究。他想筹划创立一个航模培训学校，从学员中选拔出一批最优秀的选手角逐世界航模大赛，为祖国争光。于是他婉言谢绝了叶夫根尼导师和学院的好意。

叶夫根尼导师与鲍里斯不一样，他整天板着脸，很少见他喝酒，很少见他笑容，除非看到自己的学生在学业上取得了成绩。每天都是家、课堂、实验室三点一线，就连走路也总是低着头思考事情，但叶夫根尼导师在全校老师和同学们中的声誉却极高。没有同学去他家做过客，也没有人了解他家的事情。